

以非遗工作者与北京原住民的双重身份写成《北京中轴线传说》

杨建业：民间传说是城市文化的润滑剂

正阳门的“门”为何缺一钩？铸钟娘娘的传说又如何温暖了冰冷的铜钟？翻开最新出版的《北京中轴线传说》，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行走就此开启——这里没有艰深考据，只有市井烟火、砖瓦间的集体记忆和非遗传承人半生追寻的文明密码。

杨建业是北京京城非遗人才创新发展联盟秘书长，他以非遗工作者与北京原住民的双重身份，在《北京中轴线传说》中将个人成长与城市变迁交织书写，一个个口耳相传的传说，如散落星子，串起中轴线7.8公里的时空画卷。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杨建业表示，传说不是历史的复刻，而是民间情感的生动映照，其中蕴含的坚守、智慧与乡土情怀，使中轴线超越地理坐标，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图腾。这本书不仅是文化记忆的载体，还希望通过“讲故事”让遗产走进人心，它既是一把读懂北京的钥匙，也是一面映照当代人文文化传承责任的明镜。



把口头传奇 化为文字记忆

记者：您希望《北京中轴线传说》成为一本什么样的书？

杨建业：我从小听爷爷、爸爸，还有街坊四邻的叔叔大爷们讲传说，虽然核心内容都差不多，比如八臂哪吒城、黑猴、乾隆赐匾都一处的故事等等，但每个人讲起来都不一样。就像大人给孩子讲故事，这会儿高兴，传说就讲得添枝加叶，精彩纷呈；过两天心里不痛快，可能几句话就把一段传说讲完了。同一段传说，这个人讲成这样，那个人又讲成那样。

《北京中轴线传说》这本书，是我多年来积累的，一直在口头流传中不断变化的传说，用文字呈现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样貌。可以说，《北京中轴线传说》是我把祖辈辈只用嘴讲述的、那些关于中轴线

的神奇、深不可测的事情，在文字上变成了可以触摸的形象。我编写每一段传说，都尽量做到比口头讲述更完整、更生动，让比我年轻的人读到这些传说时，能有一个更全面、更便于参考的范本。

记者：书中的传说故事来源非常丰富，您是如何辨别、筛选和最终确定入选这些故事的？

杨建业：传说主要在民间传播。在改革开放以前，收集传说还相对可行，原住居民流动性不高，由城市改造引发的人口搬迁也较少。但如今，开展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条件已大不如前——很多原先住在中轴线附近的居民陆续迁走，而现在住在这一带的人，大多已不是老北京居民，他们对中轴线

的传说了解有限。

我长期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2006年申报前门传说和天坛传说项目期间，这一问题就已十分明显。《北京中轴线传说》里收录的传说，主要来源正是我作为中轴线原住居民的亲身经历以及几十年来在这一带生活、工作的积累。与中轴线有关，大家耳熟能详的传说，这本书里基本都收录了。

记者：在处理这些传说时，您是如何平衡其“民间文学”的浪漫色彩与历史记录真实性之间的关系？有没有遇到过某个传说与史实严重不符，但因其文化价值而最终保留的情况？

杨建业：北京中轴线传说围

绕着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街巷、景物、史事、人物、老字号商铺、民俗风情等形成的口头民间文学。它的生成大都有实际存在的参照，但不等同于真实的史实。

比如历史上刘伯温并没有参与北京城的建设，但民间流传着大量关于他参与北京城规划设计的传说。因为在民间传说中，刘伯温足智多谋，人们愿意将北京城这个宏大的城市的由来，与这个人物关联，认为这样可以使北京城显得更非凡。所以书中也收录了刘伯温修正阳门的故事。民间文学的浪漫色彩不会影响人们对史实的判断，比如读《三国演义》比读《三国志》的人多，但并没因此改变人们对三国历史的正确史观。



杨建业

学习与成长经历 几乎都与中轴线有关

记者：您既是北京原住民，又是非遗保护工作者，这两种身份对您集中轴线传说有怎样的影响？

杨建业：我1962年8月出生在中轴线南端的天桥。从嬉闹的孩童时期，到上学、上班，我的生活一直围绕着中轴线。我1993年到崇文区文化馆文艺部创作组工作，2003年开展全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普查，我成为全国第一批

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文化馆人员。从非遗项目名录出现，到崇文区以及后来崇文区与东城区合并成立新东城区的非遗名录项目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评审以及传承、普及工作，都是由我具体负责的。其中包括已经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天坛传说》和北京市级非遗名录《前门传说》，以及同仁堂、全聚德、便宜坊、都一处等这些中轴线上的国

家级非遗，都是我们日常工作的管理项目。众多的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伴随着我的成长，中轴线上的这些传说就一直围绕在我身边。2018年，北京京城非遗人才创新发展联盟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成立，我是联盟的发起人和创办人，担任联盟秘书长至今，这些经历都有利于我传播北京中轴线传说。

传说中 能感受到北京人的胸怀与性格

记者：您在整理传说时，认为这些传说折射出老北京人怎样的生活态度和文化心理？您希望读者从这些传说中读懂北京的哪些“城市性格”？

杨建业：北京城区曾是众多行业人员汇集的市井社会，从事

商业、服务业或手工业、制造业的劳动者众多，被称为“小市民”。这些人也是构筑社会的基层力量。他们长期处在都城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和熏陶下，历史上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文人墨客、工匠大师等人物和宫廷、庙宇、厅堂等

文化遗存的传说，在他们的讲述中，你既可以感受到古都人民的智慧和灵气，也可以感受到社会民众想要追求的社会利益和想要表达的人生诉求。

对宏伟的建筑，这些传说赋予了人们对建设者智慧的叹服；

对老字号的经营理念，传说给予了颂扬；对那些历史上没能给百姓带来美好的统治者，传说也会给予讽刺。传说中你能看到北京人把国事江山随时随地放在心里和嘴边，能感受到那种胸怀和爱憎分明的性格。

城市变迁 但记忆在传说中绵延

记者：您认为这本书在“留住城市记忆”方面有怎样的意义？

杨建业：传说可以使消失的城市重生。因为很多传说是社会大众共同的城市记忆，城市会变迁，但延绵不断的传说，可以让人们随时组合起这座城市的形象、样貌，还原出其中生活的人物、事件等场景。其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还会在真实生活中被参考和效仿。

纵观中外，大多数古城名城的肇始与变迁，往往伴随着种种神话传说的滋生与发展。正史与传说，已然形成两个并行的文化系统，它们相互依存、彼此交融，最终可以整合为一种深厚的民族文化。

作为古都名城，北京城中流传的宫廷秘闻、宦官逸事、史事传奇、戏曲故事、名胜古迹等各类民间传说，像一种“润滑剂”，为城市文化

提供了更富有生机的流传土壤。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往往是官方记载与民间记忆组成的。正如德·哈·韦尔策在《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中所言：“讲故事是支持记忆、保存过去，激活以往体验乃至构建集体认同的一个根本要素。”

记者：如果有读者在读完您的书后，想带着书去“按图索骥”探访中轴线，您会给他们怎样的建议？

杨建业：我希望人们带着《北京中轴线传说》到前门大街上走走，这一段也是中轴线上传说最多的部分。你可以拿着这本书按图索骥，把那些隐藏在古建筑、老字号后面的神奇传说，一一探寻出来，那一定比听导游讲解更带劲、更有满足感。

记者：中轴线非遗申请成功，您觉得对于中轴线，我们现在和

未来应加强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杨建业：随着中轴线申遗成功，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近这条轴线，感受它的独特魅力。但北京作为外来人口聚集的城市，在文化发展上既需要兼容并蓄，也肩负着正本清源的职责。社会发展不断冲击着传统文化，网络时代中许多只为流量、不负责任的所谓“解读”，也在误导广大青少年。因此，对于那些真正守护北京中轴线传说文化传统的传承人来说，就更需要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此前，我已编导了《摔出一片天》《前门人家》《同仁堂的传说之济世名言》《工匠的天空》等多部以中轴线为题材的话剧，并搬上舞台。未来，我将继续致力于将中轴线传说转化为舞台演艺作品，通过驻场演出的形式，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都能感受到北京中轴线传说的恒久魅力。

据北京青年报

